

# 畢業五十年後

## 重返維吉尼亞軍校

### 溫哈熊回憶錄之一

● 溫哈熊（前任聯勤總司令，現任東吳大學教授）

#### 昔日青年白髮重聚

畢業離校五十年在人生是一段漫長歲月，終於我盼望的大日子漸漸接近了，母校維吉尼亞軍校（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一九四四班同學的負責人，幾個月前調查同學們能否參加一九九四年五月六日舉行的五十週年慶祝會。我毫不遲疑的填上所有的資料，下定決心參加這一盛會，必可見到許多老同學，大家都是七十一歲的人，回憶往事該是多麼愉快的情懷。班代表顧慮週到，通函如有同學經濟困難，旅費不夠，環境優裕的同學願主動出錢補助，並嚴守秘密，構想真是週到。希望每位同學參加。多年前我的妻子洪娟就決定陪我同行，一切準備妥善後於四月三十日搭機直飛紐約，轉往華府，與四兄及曼姐小聚兩日後，於五月四日由華盛頓駕車南下。華府連下兩天雨，氣溫隨著降低，但四號一早天卻放晴，沿途風和日麗，只見兩旁初吐芽的淺綠樹葉陪襯著粗狀綠色的草原地柔美舒適，偶見一排

排的黃菜花，春意正濃，維吉尼亞州是美國的大州，如著名的（SKYLINE DRIVE）天際線公路，山脈及廣大草原，一望無際，自然的美，令人心曠神怡，娟妻和我一樣的興奮，我們曾經在這條八十一號向南的高速公路上行駛過多次。也曾參加過三十週年、三十五週年的校友慶祝大會，但一九八四年四十週年慶祝會正奉調聯勤總部服務，未能參加。儉兒在一九七三至七七年就讀的四年中，我們一年來兩三次，但心情均不如這次的興奮，也許年齡有關係吧！

下午三時正抵達著名的「天然橋旅館」（NATURAL BRIDGE HOTEL），這是班代表安排報到的地點，在維吉尼亞軍校南方約十二英哩的位置，是曾響盛名的一座休閒老旅館，天然石橋是美國有名的一景，美國華盛頓總統曾來此一遊，所以觀光遊客都下榻於此。但不幸老旅館於一九六三年被火燒光，一年後復建，成為目前煥然一新的旅館，佈置很雅緻，用美國初年的木器傢具，頗有南方風味，我登記時已見到幾位老同學，

大家寒暄幾句，即到各自房間休息，因為駕車三小時半及整理行裝等，娟妻與我都有些累了，先休息養足精神再來應付晚上的宴會。

六時半大家盛裝赴宴，我是佩了VMI的紅黃白三色特別標示的領帶，戴著畢業的那粒藍寶石戒指，有的同學則穿著晚禮服，有白色上衣或黑色上衣的，我最早看到是我的同房「紅頭公雞——吉姆」，他胖了許多，他的第一任太太過世了，後來又娶了第二任妻子——碧雪斯（BEATRICE），她近年來，意外受傷，人也清瘦不少，但看上去他們精神很好，轉過身來又見「迪克」（DICK）及「安」（ANN），他們還是風采依舊，這位頑皮而又聰明的同學，曾經被自己製的一枚土製炸彈爆炸，一個碎片擊到眼睛以至左眼受傷，但他的學業及事業並未受到影響，婚姻也很圓滿。大家親熱的擁抱，握手，歡笑，轉瞬間這間宴會廳充滿了笑聲，娟妻不停的為我與老同學拍照，她說這卷照片將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憶。我們在學校時都給

同學取一個外號，所以今晚每人胸前佩的名牌上端印著大字的是外號如「埃及人」、「米德」、「公雞」、「湯姆」、「派克」、「迪克」、「瘦子」、「熱狗」，「銀行家」……等等，正式的名子卻是小字印在外號的下方，我又見到尼柯士上校（COL. LEENHOLDS, JR.），一九八六年他的妻子去世後他曾來台灣訪問，我招待過他，他是電機系主任，也曾任儉兒的導師，他還是那樣有軍人氣概、腰桿筆挺的教授型，他為我們介紹他現任的太太——蓓蒂（BETTY）。我為他慶幸，他終於找到一位理想的伴侶，「蓓蒂」在「尼」去年大病一場時，百般照顧而有今日的健康，真難為她。我接著又找到「狄克米德」及「法蘭」（DICK AND FRAN MEADE）夫婦，他在駐沙烏地阿刺伯公司工作多年，這次也與我一樣特地為這次校友慶祝會趕來，他兩也曾來台灣看望過我們，他的小八字鬚仍在，只是稀少一點，人還是那麼誠懇、親切，「法蘭」風采依舊，同學陸續的進入大廳，「卡布白蘭德」（CABELL BRAND）已滿頭白髮，但臉型一點沒變，以前都是漂亮英俊的帥小子，我們都沒有困難的彼此相認，他與「秀萊」二十五年前來台灣看過我們，他以前經營他父親的頗具規模的郵購百貨公司，現在已經退休，從事慈善事業。我不斷的發現我的老同學，因為受過軍事訓練大致體格都保持得相當不錯，雖不能像二十歲那時的年青，英俊

，清瘦，但到底是五十年了，人生五十年是一個階段，由少年，中年進入老年，所以學校把一九四四班的五十年校友會列為第一優先，全班同學畢業時共有二百多人，尚沒有畢業戰事爆發，學生從軍陸續有在戰場捐軀的，有病故的，有不能到會的，與會的共有七十九人，有四位坐輪椅，但也鼓著勇氣來參加，精神可佩。連同眷屬以及遺眷六人，共一百六十餘人。

## 打贏官司不收女生

第一天晚宴開始，除了本班班長報告會務外，另外請了三位應屆畢業生來報告學校近況，他們穿了灰呢制服，使我回憶當初我當學生時的情景，往事不斷湧入心頭，學生們分別報告生活情況以及近來最熱門的話題——維吉尼亞軍校已贏得第二場官司，可不在校園收女學生，明年九月申請入學的二十五位女學生將被置於附近的一個「瑪利包文女校」（MARY BALDWIN WOMEN'S COLLEGE）中受部分軍事訓練與管理，維吉尼亞軍校仍可保持傳統且獨有男性的嚴格學科及體能訓練的軍校。為了拒收女生，學校對抗聯邦政府司法部打了三年官司，已花了三百五十萬美元。美國新聞的比喻是聖經中大衛與巨人的對抗。散會後大家又在接待室喝酒聊天，往事，太多有趣的往事，一夜，兩夜，都講不完。

照節目單五月六號星期五清晨安排早上

我與同學們去打高爾夫球，娟妻則去參觀「傑克森將軍住宅」（GENERAL STONEWALL JACKSON HOUSE）及「勒辛頓」（LEXINGTON）市區，下午三時大巴士來接我們去母校，這是我所最盼望的情景，車子漸漸駛近閱兵場，那片綠色草地，那座呆板營房，古老教堂，圖書館，馬歇爾將軍紀念館都安然屹立，但多添了兩棟科學館建築物，最使我注意的是那尊「傑克森將軍」的銅像依然聳立，這兒我曾度過我大學最寶貴的歲月，五十年後我還能回到母校，真是夢想不到的事。四時正我們進入教堂為已故的同學們做追思禮拜，當我們讀到為國捐軀同學們的名字時，眼眶也濕了，有一位同學畢業前一年自願從軍，卻不幸連兵艦被魚雷炸沉，他還未到戰場已犧牲了，另兩位是在畢業後三個月陣亡，以後的二年中也有多位陣亡，當我們隨著牧師讀「他們雖離開我們，但永不被忘」，追思儀式結束時，多位同學都落淚，這是一次最感人，最有紀念性的追思禮拜。

## 參觀軍校閱兵大典

從教堂出來走到閱兵操場，學生已全副武裝，從營房列隊到站立的定點地，自A到H共有八個連，排成一長列，面對閱兵台及我們參加的全體校友，這次來參加的有一九二四年班（畢業七十週年但人數極少），有一九三四年班的，一九四四我們這班當然是



①作者溫哈熊（右）與維吉尼亞軍校校長納普將軍（左）合影。

②溫哈熊早年在軍校的照片。

主角，另有低班一九五四年班，一九六四年班，一九七四年班及其他慶祝畢業四十五年或五十五年等不同班次校友參加，每人掛著名牌及班級，見面就知道互打招呼。

樂隊開始領導前進，在雄壯的進行曲聲中，只見學生穿著灰色制服，頭戴黑色軍帽，帽頂上飄著黑色羽毛，一條淨白的長褲，胸前背白十字布背肩，腰繫紫紅色絲質腰帶，右下方佩著長劍，手戴白色手套，每人都雄赳赳，氣昂昂，直挺挺的站著，等候號令開始，樂隊在閱兵台前變換隊形，然後各學生營的營長開始報著人數，最後由學生團團長接受校長的命令，一聲口令，分列式開始，面對著我們的隊伍全體向右轉，樂隊行在最前，後面緊接著至正連的學生，由連長下令「上刺刀」，率領著學生兵走近閱兵台，再以齊步行頭轉向右對閱兵大員致敬，行動整齊，校友們致以熱烈掌聲，這真是一幅美麗的畫面，當年我自己身穿這套灰色制服時也在行列中，當時的心情是多麼緊張，多麼興奮，想不到五十年後的我，還能從千里外的台灣回到母校參觀閱兵大典，我慶幸尚有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眼見學生隊伍漸在傑克森銅像後面消失，他們走進營房，那兒也是我曾度過幾載艱辛的學生生活。

## 「老鼠隊」憶少年兵

回想初進校的第一年是當老鼠兵，(RATS)，備受老學生欺侮，多項嚴格規定

，天天要爭取時間，一早六時起床後得將床鋪收折靠在牆邊，換言之這一天都不能隨便躺下來，整理內務後等高班學生來檢查，如不合格則要受罰，每晚到餐廳進餐必須講笑話，老學生不認為好笑，就得到桌子下面去吃，我的中國笑話不引人笑，因此，時常到桌下吃飯，即使在桌上吃飯，老學生也隨時捉弄我們，剛一坐著，一個杯子就飛過來，「接住」！這是老學生捉弄我們新學生的玩藝，如接不住，杯子砸在地上，則罰老學生五分錢並扣點數，當然我也被挨罵過。有一次我的室友——「丹尼」被罰清潔馬靴，我們不忍見他一夜不睡的擦十六雙馬靴，就四人一同幫他擦，直到深夜。「丹尼」在家是個寵兒，所以一不高興，就表露在臉上，被老學生看見硬叫他扮個笑臉，那副模樣現在回憶都會笑出來，還有一位同學姓「貝爾」(BELL)——中文意思是鈴子，老學生見到他就故意問「你的名字什麼？」，他回答「貝爾」，老學生就問「貝爾」發出何種聲音，他答「叮噹、先生」，老同學就叫他說「叮噹」，他只好一路走一路念「叮噹、叮噹」。在校時我們稱高班學生要稱「先生」(MR)，回答時一定要說：「是，先生」。

直等老鼠隊形解散為止，我們走路沿牆邊走方形，排隊吃飯走方形，因為老鼠是最低級動物，只沿牆角行走，我們新進的學生，都被稱「老鼠」，這是一百多年傳統的習慣嚴格訓練要求人人服從、合群，甚至在冰雪天地的冷天，我們必須在宿舍大門口輪流站崗，最令人心驚膽破的事便是如有考試作弊，行為不端，被學生會或學校發現立即開除。新生訓練期間有一天的深夜集合全體學生在營房中庭，然後由學生組成的榮譽委員會主席與有關人員將那位「作弊」的同學帶出來，他犯下滔天大罪，被宣判有罪後，則把他的行李放在一部計程車內，在沉重的鼓聲中，將這位不名譽的同學送走，以後再也不准提他的名字，這種儀式叫做「DRUM，OUT」——(擊鼓逐出)，真是可怕的一幕，以後同學均不敢欺騙、作弊，我也曾任過審判團的乙員。在當「老鼠兵」的大半年中，有的同學吃不消退學了，有的身體不夠健壯，也被淘汰了，開學時我這一班共有四百人，到畢業只剩下二百五十人，這次有七十九位同學前來，已屬不易。

盼望「老鼠隊形」能解除簡直是望穿秋水，終於好消息來了，我們可於一年後的某一天解除，那天也是我們受難的日子，我們在營房的中庭集合，所有新學生由四個樓梯口分別向四樓爬行，目的地是衝回到自己的臥室，但沿途會遭遇老學生的攻擊，他們不斷的扔髒物到我們的身上，還要打我們屁股幾下，最後在奮勇直上的心情下，衝上四樓，這個大日子就是我們挨過老鼠兵的階段，可以重新做「人」了，我們可不再稱高班生「先生」，可稱呼他的小名，我們可不再走「方線」，吃「方飯」(SQUARE MEAT)

我們是正堂堂的軍校學生，學校的這種訓練，也是教導部下要服從長官的命令，在這方面，我受益不少，我一生的軍旅生活，一絲不苟，服從上級，誠實、克己耐勞、忍耐，歸功於在軍校受的嚴格訓練。

## 捐款數字別有深意

閱兵典禮於五點半鐘結束，接著大家去操場對面校長官邸參加酒會，這是當學生時從未有資格參加的，能來到校長官舍這是一大榮譽，納普校長（GENERAL WILLIAM KZAPP）及夫人準備了豐盛點心，夫婦倆站在大門口迎接我們，我與同學們聊天時，卻見娟妻為那位坐輪椅的同學（MR. ENGLISH）服務，拿小點心來給他吃，他數年前突然中風，行動不便，由他夫人推輪椅來參加活動，十分辛苦，我更慶幸自己還能自由自在，到處旅遊，酒會結束後，只需走幾步路就到「慕迪館」（MOODY HALL）——這是慕迪夫人捐給學校作校友活動的中心，當晚由校友會邀請晚宴，校長特別辭去他自己班級的校友晚宴而來參加我們這班的晚宴，更顯出學校重視這五十週年慶祝會的傳統。

五月七日星期六是最後一天的聚會，也是達到興奮高潮的這天，早上十時大家在「凱慕倫體育館」（CAMERON HALL）集合攝影，往年天好都在普來斯登圖書館（PRESTON LIBRARY）大門口的石級上排列

，這天天氣不佳，稍有小雨，所以在室內每人坐在規定有號碼的椅子上以便洗印後可識辨各人的姓名，這都是多年經驗，拍完後再由夫人們站在身旁另拍一組，以資留念。拍照總是耽擱許多時間，不知不覺的一小時已過去，接著便步行到昨日去的教堂，參加頒發五十週年畢業證書儀式，還有其他班次參加，當我上台去領證書時，娟妻又為我搶鏡頭，她這次為了這個慶祝會已拍完四卷底片，幾乎我的每個動作，尤其與老同學聊天時，她都為我攝下珍貴的留影。這個聚會由校友活動的主任主持，當然校友既來參加慶祝大會，一定要有一點表現才行，學校最歡迎的是捐款，而我們一九四四班捐了一筆龐大的數字——貳佰貳拾萬零肆仟肆佰肆拾肆美元，這是我們四四班校友的精心傑作，真是聰明想出四個四字的尾數，捐款的數目以黑字寫在一塊大白木牌上，清晰可見由同學會長代表，上台去呈獻給校長，贏得一片熱烈掌聲。

## 重溫爬樓梯的舊夢

校友會結束緊接著到操場，全體學生再次為我們閱兵分列，與昨天不同的，閱兵官不是校長而是校友，並且由代表攜著一塊捐款的大牌子檢閱，閱兵儀式與昨天完全相同，而今天結束時我們這批校友可隨著隊伍進入營房中庭，大家都在等待這寶貴時刻的來臨，約十二時半閱兵典禮結束，我們不同班

級的校友由班長攜著各班級的木牌隨著學生兵進入營房，中庭已經站滿了校友與學生，圍著一個高的站台，一位攜著四四班的同學爬上去了，我們大呼口號「四四班，RARRA」，這位同學走下來，又換了另一班，今天進入營房的有「二九年班」——六十五年，「三四年班」——六十年，「三九年班」——五十五年，「四四班」——五十週年也是我們這次參加的重點班，「五四年班」——四十週年，「六四年班」——三十週年，「七四年班」——二十週年，「八四年班」——十週年，大家叫得聲嘶力竭，似乎興奮得不能控制，從尾隨著學生兵進行起，我心中的火就燃起，像孩子般的心情，回到學生時代，前進、前進，到營房見到一切依然，只是當年少年投軍報國的我，如今已滿頭白髮，這樓梯多麼熟悉，我不知爬過多少次，這中庭——我與同學的歡聚，這中庭——解脫老鼠兵隊形的受難地，我與同學們站在這兒，大家往樓梯上衝、衝、衝，一陣喧嘩聲驚醒了我，原來是校友的歡呼，大家心中的快樂，全從這歡呼聲中表露出來，此時此刻已達到聯歡會的高潮。

## 和我國留學生晤談

正在結束聲中，我還想懷念一些往事時，校長已派一位華特士少校（MAJ. JOHN WALTERS）帶了十三位中國學生來見我，為了找個清靜的地方，可與他們談話，校方

安排我帶他們到教堂裡去座談，這批學生是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官學校派來的一年級的十五位優秀學生，我對促成我國恢復派遣學生來校攻讀還有小小貢獻。記得在一九七四年因中共欲派學生來維吉尼亞軍校攻讀。校方不願接受，當時我在華府任探勘團團長職務，因此在我竭力爭取之下，獲得當時參謀總長宋長志上將同意每年派一至二位陸軍學生來軍校受訓，果然一九八五年，有位優秀學生劉祖光畢業後返國服務，表現特佳，深受長官器重。劉同學歷練連長，目前在政大研究所攻讀碩士。此外在校（自費）品學兼優的陳勁甫同學，一九八六年畢業後被哈佛大學錄取由我政府將他任官少尉赴該校攻讀，四年後學成回國，現在軍中服務。政府選他赴美深造也是一段佳話。以後空軍海軍也加入派遣軍校裡選拔出成績優良的學生，來VVA軍校就讀，已有十多位畢業生，我們在台灣也成立了校友會，我擔任榮譽會長，每年我們聚會一至二次，並將校友近況報導到VVA校友會的刊物上，這件事的促成使我軍方栽培不少年青軍官，不但在語言能力上，工作態度，做事接物，軍事常識方面均有頗多貢獻。目前就讀的共有十五位學生，有一位還被派到英國作交換學生，因他成績特別優良。當我詢及他們的生活起居等問題時，他們似乎都能適應，比以前的學生均有進步，我告訴他們一些我的個人經驗，鼓勵他們返國後，一定要為國家獻出自己所學，發

揚VVA精神，不知不覺已談了一小時，二點多結束才去「慕迪館」吃午餐，見到中國學生，連吃飯也興奮得忘記了。

## 難忘歡笑甜美時光

最後的一晚是在「天然橋旅社」舉行的自助餐，餐後有音樂並可跳舞，我找了幾位熟的同學坐在一桌，雖然三天的相聚不算短，但還未有機會與他們詳談，正好藉此機會多瞭解一些他們的近況。校友會會長也特別介紹我與狄克兩入遠道而來參加，會中討論下次開會的時間，大家都讚成以後每兩年或五年聚一次。

有多位同學住在維吉尼亞州南部，離學校不遠，他們都熱心於校務的工作，也是這次聯歡會的大功臣，尤其是班代表瓊斯同學（EGYPT ROBERT JONES JR）是功臣中的功臣，整個活動，事無鉅細，他以高度耐心處理，出錢出力方能使此一有意義的聚會如

此成功，同學們為了對他的貢獻表示謝意特別訂製一張刻有校徽的木椅相贈以表謝意。當晚大家都意猶未盡，談不完的往事，無限的歡笑，最後沒有不散的筵席。

五月八日星期天，清早起床整裝待歸，我們還要趕到一百多哩外維基尼亞海灘去拜訪另一位老友克林哈根少將（陸軍參大同學），他曾在越南作戰現已退休。步入餐廳發現有的同學昨晚已離去，有的在早餐後分別搭機或開車離去，最後的道別，約三年或五年後再見了，當我與娟妻上車時，狄克米茲告訴我們他多留一晚為將開車送一位同學去機場，這位同學正是不能行走坐輪椅的同學，我們的感情不只是同學，我們四年相處有如弟兄，弟兄在困難中互助，弟兄一同度過艱難的苦日，也度過歡笑的甜美時光，我們彼此永不會忘記。

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記念的一個五月週末。

## 編輯報告

編者

△本誌三三〇期第十六頁十七行十七字以下應為「請經國照顧楚瑜」（宋楚瑜主席尚有弟妹在國外）特此更正。

△本誌三三〇期第八十二頁中欄第十三行第三字以下應為日本駐清公使「榎」本武揚，榎字誤為「援」特此更正，承軍中讀者來函指正特此敬謝。

△馬樹禮先生「中日關係史話」及李申孚先生「蔣經國新傳」因排校不及，延至下期續刊，敬請讀者期待。